责任编辑 博雅
版式设计 王巍
版式校对 刘芳

杜森现状

年轻时的杜森（左）

杜森（右）和朋友

杜森（后排中）和同事

杜森 年龄:92岁
心语:“工作就是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,制造条件也要上。”

艰苦条件下成功筹建密云粮食加工厂

□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/摄

拨通杜森老人的电话，他高声告诉记者：“我耳背了，你说话大点声。”杜森今年已经92岁高龄了，带着助听器还是听不清正常音量的说话，但表达还算顺畅。他是1981年被授予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的。

得知采访意图，杜森笑着说：“评劳模都是好久以前的事情，还是算了吧。”但看记者坚持，他只好答应，“我住在敬老院，你愿意来就来吧。”

本领是处处留心得来的

杜森现在所居住的敬老院在密云区城东的一处平房区内，看起来有些简陋的房间里，住着三位老人，杜森的床在中间。“我老伴儿去世得早，两个儿子都有各自的生活，我不想给儿子添负担。”说起现在的生活，老人脸上微微一笑。杜森的室友对他的评价很高：“老头是个热心肠。”“老爷子身体好，脑子也不糊涂。”

老人们在一起总是其乐融融，大家常听杜森讲以前的故事。“年轻时候干劲儿十足，做的都是本职工作，也没啥自豪的。”对于被评为劳模，杜森很低调。但说起过往的经历，老人变得滔滔不绝：“1958年，我从承德粮食加工厂调到密云，当时仅是六级工人，不会画图纸，不会搞施工，但工作却是筹建密云粮食加工厂。”

“没有图纸，没有任何资料，市粮食局给了我们12000元，说8个月后要投产。”杜森告诉记者，当时的条件艰苦可想而知，但好在细心的他在承德工作时，学会了很多东西，默默地记下了工厂里的相关设备和如何安置，这对之后的工作有很大帮助。于是,杜森带领工人们，现场筹划建筑位置,在地面上画图。“当时的密云没有工业，就连70公分的皮带轮,都要自己想办法制作。”杜森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不容易。在加工厂建设中，杜森担任起了本该是一名工程师做的工作。建设车间，很多设备都要自己制作。慢慢的，杜森也摸索出一套画图的方法。“本领是处处留心得来的。”杜森说，“其实，图纸就是打开的箱子。”把“箱子”从不同方向打开，看到的是不同的角度，画下来，就是箱子的图纸。一次，杜森用自己的方式尝试画零件“甩头砸”，被厂长看到后大加赞赏。

得到认可的杜森信心倍增。1958年11月，密云粮食加工厂开始试车。“没想到，第一次就成功了。”杜森的喜悦溢于言表。但这只是个开始，投产后杜森更忙了，“当时，整个工厂里，只有一个技术人员。”杜森说，在投产后的两个多月里，他几乎没离开过车间，工人们白班夜班地倒换，而他，累了就在车间里找地方睡一会儿，睁开眼，又继续工作。

“做好本职工作”意义深刻

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也要上。”抱着这样的决心，杜森一直担任着开拓性的工作，在密云建设饲料厂、油脂厂的过程中，都是一马当先。“在油脂厂，难度最大的就是技术升级。”杜森说，当时花生剥皮的那道工序还没达到机械化，而他自己也没见过机械化。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，还是带着工人们，尝试技术升级。他们“照猫画虎”似的进行机械化，克服破皮过程中的花生破碎率。

为了能将破碎率降到最低。杜森研究将设备上的风车改为风箱，经过几次实验，花生的破碎率最终降低到了3%。说起这些故事，杜森依旧津津乐道。1986年，杜森从密云粮食加工厂退休了，他笑着对记者说，“我也算是当了一辈子粮食人，年轻时，专注于工作，热衷于工作。年纪大了，更懂得了‘做好本职工作’这句话的意义深刻。”在杜森看来，不管是什么时代，艰苦奋斗，勇于创新的精神是永远的主旋律。他也告诫现在的年轻人，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劳动精神传承下去，造福子孙后代。

高磊现状

高磊 年龄:91岁
心语:“劳模精神意味着为人正派,吃苦在前,不争名不争利。”

2000车炉灰渣“推”出300米跑道

□本报记者 任洁 文/摄

“高老，我想来和您聊聊天，听您讲讲过去的故事……”“来吧，欢迎你来呀。”当记者辗转拨通教育系统部级劳模高磊的电话后，电话那头传来老人爽朗的话音，采访顺利约下。

75岁才完全离开工作岗位

高磊住在劲松小区一栋老式高层居民楼里，听到门铃声，他亲自来开的门，他走起路来很稳，没有丝毫的踉跄。虽然高龄，但他的耳朵不背，交流无障碍，记者不用刻意抬高嗓门。照顾他起居的大女儿说，老人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外出溜达两次，每次大概半小时左右，不用家人陪伴。

说起当年的事迹，高磊口齿清晰，一些细节和数字都记得很清楚，偶尔才由大女儿在一旁提醒。他1925年出生，从北京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，进入师范系统工作，当了60年的体育老师，职称为高级讲师。他曾5次被评为全市优秀教师、先进工作者，1986年当选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。60岁退休后被学校返聘，70岁正式退下来后，又被私立学校聘请执教，直到75岁才完全离开岗位。

高磊带头进行教学改革，多次为全市中小学、师范学校和中专举办体育观摩课和讲座，数次参加全国师范体育大纲和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工作。他曾经被教育部征调一年多时间，参与编写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师范教材。期间他几次去广州等地的学校调研体育课堂，但每次都来去匆匆，从没顺便去一趟当地的景点游玩。

自己动手修建操场跑道

高磊没把体育老师看成一份简单的工作，而是作为一生挚爱的事业。上班时他每天五点起床，六点就赶到学校，带着住宿的学生上早操；下午放学后他也经常留下备课、辅导学生、写材料，有时晚上都不回家，照看住宿生，巡逻宿舍，看看有无异常。

他喜欢和学生相处，说老师要尊重学生，即使学生再顽皮，老师也不能批评得太狠，要多和他们交心。在全市学生运动会上，他的学生获得过女子跳高第一名。退休后，师生之间依然保持频繁联系。

因为在体育教研方面颇有名气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高磊经常受邀外出讲课，主办方给他发授课费，多的一次能给20元，相当于学徒工一个月工资，但他从来不要。当选全国教育系统劳模后，他领到500元奖金，却没有用这笔钱改善家里条件，而是全部上交给单位，用来购置体育设备。

师范学校过去场地设施比较差，别说现在的塑胶标准跑道，就连普通跑道都没有，只是有一个土路围成的破操场。学校向教育局申请10万元修缮经费，可当时百废待兴，没有这笔资金。时任体育组组长的高磊就和体育组的同事们商量，决定自己动手，修建跑道。

建跑道需要炉灰焦渣，他们就在冬天去收集学校和附近居民楼暖气煤炉烧剩下的炉灰渣，再用小推车运到学校。小堆车装满以后特别沉，足足有一两百斤，推一段路手就冻僵了；再推一车，手磨破了，流血了。但他们从没想过放弃。运到校园后，他们把材料混合，搅拌入白灰、黄土等，再一层一层铺在操场上。就这样持续了三个冬天，300米新跑道所需的2000多车原材料，全部是高磊和同事们一车一车推出来的，连校长都加入干活的行列。他们还在操场中间铺上自己种的绿草，让环境更加美化。工程完成后，很多外校慕名前来参观，代表们看到后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交口称赞。多年以后说起此事，高磊仍很自豪，“这是为国家省钱了。”

对于劳模荣誉,高磊认为这是对个人日积月累工作的肯定。“工作表现优异,时间长了大家都会看到,对你的印象就不能差,光靠宣传吹嘘是立不住脚的。”他说,劳模精神意味着为人正派,吃苦在前,热爱本职工作,这样才能永远有干劲。想了十几秒，他又补一句，“还要不争名利。”至于劳动人生,他说：“我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，都体现在行动上吧。”的确,他用一生的劳动,验证了这句话，如今幸福安享晚年生活,是对他一生奋斗的最好回报。